



他是学校优秀才俊，却因政见不同带头闹起学潮。他出身富裕家庭，却为贫苦大众的幸福毅然投身于艰苦卓绝的革命中去。他是菏泽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，并最终为国家民族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——

何建之：保家卫国祭青春



建之因接受马列主义而带头闹起学潮，不久便被责令退学。1934年，他考入济南乡师。不久，即参加了马列主义研讨会（又称读书会）。1935年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运动中，他参加街头演讲，散发传单，并赴南京请愿，于同年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投身“民先”创办月刊

1936年春，在全国各地“一二·九”爱国运动中的先进青年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（简称“民先”或“民先队”，是我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组织）之际，何建之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派遣，于5月间返回菏泽，联络由北京回乡的共产党员、民先队员宋心田和由天津回乡的牛保印、卢谓等10余人，于8月间在菏泽正式成立民先队，并创办了《永生》月刊，何建之任主编。

《永生》月刊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，要求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积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反动派、汉奸卖国贼搞华北五省（冀、察、鲁、晋、绥）自治的阴谋，在国难当头之际，给各界爱国人士指明了方向。民先队也因之扩大了影响，很快发展到300余人。

“西安事变”发生后，菏泽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大骂张学良、杨虎城，并鼓噪进攻西安，扩大内战，一度造成了思想混乱。何建之通过《永生》月刊发表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“西安事变”的方针，并刊登了蒋介石亲笔签署的改组国民党、驱逐亲日派、释放政治犯、停止剿共、联合红军的命令，澄清了混乱思想，对促进国共合作、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。

在省立六中上中学时，思想进步的何

抗战返乡 筹建组织

1918年，何建之出身于菏泽城中。其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著名的爱国人士何思源先生便是其堂兄。相比来说，其家生活较为富裕。他聪慧好学，学习成绩优异。幼年，他在南华小学和中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同时受到学校里进步思想的熏染，并在中共曹州支部、共青团鲁西南特支的培育下，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，接受了马列主义熏陶。

1918年，何建之出身于菏泽城中。其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著名的爱国人士何思源先生便是其堂兄。相比来说，其家生活较为富裕。他聪慧好学，学习成绩优异。幼年，他在南华小学和中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同时受到学校里进步思想的熏染，并在中共曹州支部、共青团鲁西南特支的培育下，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，接受了马列主义熏陶。

1918年，何建之出身于菏泽城中。其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著名的爱国人士何思源先生便是其堂兄。相比来说，其家生活较为富裕。他聪慧好学，学习成绩优异。幼年，他在南华小学和中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同时受到学校里进步思想的熏染，并在中共曹州支部、共青团鲁西南特支的培育下，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，接受了马列主义熏陶。

红色故事



英雄精神垂青史 鱼水深情撼天地

——16位红军安置于单县百姓家的故事



红色湖西教育基地“16位红军的故事”展区

今日的单县朱集镇张寨村，曾是苏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，中共湖西地委、专署所在地，以张寨为中心的单县东南部，党的基础和群众工作始终是苏鲁豫边区最好的地区之一，被誉为湖西“革命圣地”“小延安”。

2018年，单县县委、县政府在张寨村建设了一座“红军亭”，亭内竖立了一块“红军碑”，以纪念16位红军英雄，颂扬红军丰功伟绩，传承红军英勇精神。

16位红军干部战士分别是王文生、王占江、卢振林、朱树、张树英、张登科、陈伯留、邵文祥、解作荣、程守吉、高锦文、赵文胜、张义文、宋金彪、刘玉连、刘云章。他们来自赣、晋、川、闽、鲁等地，大部分参加过五次反围剿，历经爬雪山、过草地，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屡立战功，随部队挺进湖西后，英勇顽强作战，因伤病留在了湖西。

当年，16位红军干部战士被湖西党组织安置到今单县朱集镇、蔡堂镇、时楼镇、龙王庙镇、终兴镇、高老家乡、高韦庄镇的老百姓家秘密养伤治病。收留他们的老百姓把

他们视为自家孩子、同胞兄弟，真心实意照顾，舍生忘死保护。担心因外地口音而暴露身份，他们有的装聋作哑许多年，以至于语言表达功能恢复迟缓；为掩护收养的红军干部战士，当地群众习惯与他们手语交流，闭口不谈籍贯身世等“敏感话题”；敌人来了，乡亲们把他们送到可靠的亲戚家躲避，帮助藏身地窖子、庄稼地和沟壑里，摸黑为其送水送饭送药；有的红军干部战士不慎被敌人抓去带路，当地百姓以身替换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；有的收留人还故意致伤自己，求医所得的药物为红军干部战士疗伤……

16位红军干部战士大都改成了当地群众的姓氏，收养人家帮助他们结婚成家、延根续脉。在赖以生存的第二故乡，在这片深情的湖西大地，红军干部战士们改变了口音和生活习惯，深深地扎下了根，成了地道的单县人。

解放后，16位红军干部战士居功不傲、感恩怀德，真挚竭力回报单县人民的救助保护之情。他们中，懂得医术的，为乡亲们义

务诊疗病疾；文化程度高的，办起了“农民夜校”“扫盲班”；身怀技能的，带领乡亲们生产增收；家有盈余的，慷慨解囊扶贫济困……

山西籍老红军高锦文的脑部残留弹片，年老时丧失语言能力，他比画着双手指挥群众打机井、架电缆、修公路、疏河道。每到冬季，他从城里买来煤炭，堆放在大街旁，让乡亲们随用随拉，不收分文。1990年清明节，高锦文让老伴推到湖西革命烈士陵园探望战友烈士，当晚溘然长逝。遵照高锦文的遗愿，当地政府将其骨灰安葬在他战斗、生活过的张寨村。英魂回归，沿途百姓列队迎送，全村鸣放爆竹，接丧致哀。

与高锦文同原籍的老红军宋金标，谢绝组织安排的常熟市商业局长的职务，安心在张寨村耕地种田，带领乡亲们打井拉电、修路架桥；他把政府优待的物资救济贫困户，捐款建起了村小学。

江西籍老红军刘玉连被党组织安排在蔡堂镇尤庄村“堡垒户”张习本家养伤。张习本按下鲜红手印，以居家性命作担保，立誓保护刘玉连的人身安全。张习本对外称刘玉连为自家侄子，并将其姓改成“张”，入了《张氏族谱》，帮其结了婚、成了家。

直到解放，“哑巴”刘玉连才敢开口说话，第一声喊的是“三叔”，张习本惊异应答，叔侄俩随后抱头痛哭。2014年，张习本的大儿子张敦修谢世，刘玉连的大儿子刘卫敬重孝守灵，扶棺送殡。

江西籍老红军朱树原名朱祥材，长征中，他是中央警卫排战士，负责文档管理。一天，朱祥材哼起了家乡小调，毛主席听到了，遂问其姓

名。朱祥材高声回答，毛主席笑着说：“你的名字有地主老财的味道，看你长得高高大大的，像一株参天大树，就改名叫朱树吧！”

朱树随部队转战湖西开展抗日斗争，参加了马良集、曹马集等著名战役，受伤后被安置在张寨村。解放后，他分到了土地，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田，颇受乡亲们称赞。朱树感恩戴德、乐善好施，购买的自行车自己始终没有学会骑行，而是专供全村人应急使用。由此，朱树的自行车被乡亲们戏称为“全村树”。

如今，16位红军已相继离世，无一魂归故里，全都融入了他们挚爱的单县大地，而红军英雄的事迹及单县百姓保护英雄的故事继续传颂、激励后人。

英雄精神垂青史，鱼水深情撼天地！

致敬红军英雄，致敬单县乡亲！

文/图 通讯员 刘厚珉



位于张寨村的红军亭

峥嵘岁月


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盘踞在菏泽城中的日军撤离。定陶、菏泽、鄄城三个县的残余汉奸伪军，龟缩在菏泽城里，还想负隅顽抗，但已如丧家之犬，惶惶不可终日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鄄城县汉奸头子王文宪，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山东省保安第五师师长，兼菏泽城防司令。他联同国民党菏泽行署专员崔立三，妄图抵抗八路军对日寇的受降，继续与共产党为敌。人民对此无不义愤填膺，纷纷要求打下菏泽城，消灭汉奸队伍。

10月21日，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和鲁西南军分区军委刘星，成立统一指挥部，在鲁西南驻地（当时称五分区）菏泽大张集举行军事会议，决定组织鲁西南、湖西、运西的军分区部队，解放菏泽，消灭王文宪。

菏泽城坐落在鲁西南大平原上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在日军占领期间，汉奸李森亭曾苦心经营，修筑城墙，加固四门，严密设防。后王文宪占领菏泽，又继续加固工事，屯兵备战。当时的菏泽城墙宽逾1丈，高过3丈，壁垒森严，垛口林立。四门城楼屹立，炮楼分设两侧，间有掩体，内有瓮城。墙下遍布木栅栏、铁丝网、铁蒺藜。外围还有护城河，宽4丈、深1丈，岸边布满尖桩。八路军冀鲁豫军区，当时既无大炮，又无坦克，要攻坚破城，实属不易。

当各路大军集结而来，直逼菏泽时，城外各据点的伪军都望风而逃。指挥部按计划进行兵力部署，二分区3团在城北，三分区9团在城东，五分区18团在城南，五分区13团在城西。将菏泽城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。城中的汉奸王文宪统领的保安第五师及其城防部队，已成了瓮中之鳖。

一开始，汉奸王文宪还气焰嚣张，要做垂死挣扎，拒不投降。围城后当晚，主攻菏泽南门的18团，开始坑道作业，迫近城垣。团长杨光义让炮手试用迫击炮平射，但炮弹打到城墙上，只能击出几个浅洞，难以破城。指挥部经研究决定，采取攻坚战术，命令四城各部开挖地道和战壕，准备实行强力爆破、突击进攻的策略，以歼敌于无意之中。

在南关担任此项任务的是18团3营2连，作战参谋张梓玉作技术指导，在距城墙60米处的一家院落选好坑道口，用指南针定好方向，战士们佝偻着身子进入坑道，轮番上阵进行挖掘。自21日到23日凌晨，当坑道掘进45米时，有的战士出现了憋气、头晕，张梓玉马上指挥制作通风眼，缺氧现象得以解除。当地道挖到50米处，突然出现塌方，战士又马上用木料抵牢加固，塌方得以控制。

当南关的坑道快挖到城墙下时，东关的坑道却掘入了护城河，因漏水而报废。西关的坑道因方向出错，又遭敌破坏。27日，狡猾的敌人好像觉察到我军的意图，便在各城门底下埋设了地雷，又安装大瓮监听，坑道的挖掘趋于困难。这时南关坑道的成败成了这次攻城的关键，分区司令赵基梅亲自下到坑道里指挥，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，和战士们战斗在一起。

为了迷惑敌人，军区指挥部还布置了一场巧妙的“神经战”“骚扰战”。每到夜里由俱乐部主任张启斌组织部分战士，带着锣鼓、鞭炮，去南关西侧的土地庙里，开始对敌“作战”。装进铁桶里的鞭炮声，敲锣打鼓的铿锵声，和枪声连成一片。敌人以为是攻城，机枪、步枪、掷弹筒一齐向土地庙射来。“神经战”“骚扰战”试探出敌人的火力点，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，扰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，同时使敌人的监听失灵，坑道施工部队在地下可从容作业，加快了推进速度。

终于在28日晚饭前，按预定计划完成了坑道挖掘任务。14团团长程书勋命令战士找来两个棺材，推进南门下的坑道里，然后往里装满2500公斤的炸药。安装上引擎，连接好线路，在洞口又准备了一台手摇发电机，作为引爆装置，爆破攻城的准备工作就绪。

29日凌晨4时，首先开始对城下的木栅栏和铁丝网进行障碍清理。14团1营突击班，用太平车装钢板和湿棉被制作的“坦克”，把一个个炸药包推到木栅栏下。城楼上密集的子弹像飞蝗般的射来，在“坦克”上擦出火光，却安然无恙。然后拉着“坦克”，拖着牵引导火索的绳子，退了回来。随即引燃导火索，不多时，“轰！轰！”几声巨响，木栅栏连同铁丝网被炸得稀烂，瞬间扫除了进攻路上的障碍。

凌晨5时许，负责引爆的工兵启动了小发电机，轰隆一声巨响，一道耀眼的闪光，南城门和城楼被掀到半空中，守门敌军连同武器也被裹挟在其中，顷刻变成一片瓦砾。随即冲锋号声响起，战士们顶着滚滚硝烟，冒着枪林弹雨，踏着片片瓦砾，伴随着喊杀声，冲进城内。接着东门、西门围城的部队也发起了总攻，一个个云梯飞架而上，一队队战士纵跃而过。这时东西两城门也被打开，人流在枪声中奔走，刺刀在硝烟里晃动，战斗在大街小巷展开。

城中敌人见城被攻破，纷纷落荒而逃，很快被压缩到北城区。当攻击部队追歼到敌军门前时，突然从里面出来一帮彪形大汉，手持短枪，有的还拿着大刀片、七节鞭，凶神恶煞，把守门前。这就是汉奸王文宪的护卫保镖，号称“铜头铁臂”“能攻善守”。突击营营长赵世新见状，当机立断，命令机枪班进行射击，这些家伙招架不住，丢下几具尸体，掉转屁股就跑。当部队冲进敌军部时，王文宪已向北逃去。

7时许，在北城墙东段突然抛下许多绳索，多个敌伪兵登上城墙，顺绳索接二连三滑下，被守候在城外的三团2营战士收入“口袋”，随后发起攻击，敌人已无还手之力，只顾逃命，慌不择路，四处乱窜，多人被击毙，或掉入护城河淹死（其中就有国民党专员崔立三），还有的缴枪投降。激战两个小时后，只有两股残匪逃脱。一股西逃，后被南华、昆吾两县大队全歼。一股东逃，后被二分区5团消灭大半。匪首王文宪，被我军击伤后伪装成士兵，随东逃残匪去了济宁。

战斗至黄昏前全部结束。此役共击毙敌军专员崔立三，敌旅长赵兴汉以下官兵450名，击伤敌军长冯心阁以下官兵390名，俘虏旅长孙连科、伪县长陈华亭等以下官兵3524名，缴获迫击炮1门，掷弹筒68个，手榴弹3000余颗，各种枪支4233支，汽车9辆，摩托车1辆，战马300匹，电台2部，电话机45部，粮食30余万斤，还有其他军用物资一大宗。1945年10月29日，我冀鲁豫区党委、行署、军区机关进驻菏泽城内，这就是菏泽历史上的第一次解放，菏泽城从此成为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。

通讯员 邓文献

菏泽城第一次光复战役